



从语言共性论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

A study of Giving-typ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s Universals

魏雅静

SUPIDCHAYA AMKID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weiyajing0211@163.com

Received: 13 February 2023 / Revised: 24 May 2023 / Accepted: 03 June 2023

摘要

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共同点是包括与格结构和双宾结构两种。但是在两种语言的双宾结构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位置不同。汉语的双宾结构是“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泰语的双宾结构是“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语言类型学这一新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使用“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语言象似性原则”来探讨汉泰语双及物结构，以揭示语言共性与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汉泰语与格结构的形成与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关；汉语的双宾结构的形成与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有关；泰语的双宾结构的形成与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关。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双及物结构在汉语和泰语中的形成，而且还有助于培养泰国汉语学习者或中国泰语学习者从新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汉泰；双及物结构；语言共性；双宾结构；与格结构

ABSTRACT

Chinese and Thai languages shar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such as Prepositional Dative and Double-object structures. However, the placements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objects differ in the two languages'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 The Chines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s "verb + indirect object + direct object"; the Thai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is "verb + direct object + indirect object." This study's primary objective is to begin with linguistic typology. The



researcher employs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nd "the Principle of Iconicity" to investigate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Thai in order to disclos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nguistic universals and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Thai. According to the study's findings, the Prepositional D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Thai is tied to Semantic Distance Iconicity Principle.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 is related to Identifiability Precedence Iconicity Principle. In contrast, the formation of the Thai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 is related to Semantic Distance Iconicity Principle. These findings can not only help us comprehe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transitive structures in Chinese and Thai, but they can also assist Thai Chinese learners or Chinese Thai learners in analyzing problems from new perspectives.

Keywords: Chinese-Thai,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Universals,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 Dative construction

一、引言

在人类语言中一般都存在双及物结构，即一个双及物动词带两个宾语的结构。汉语和泰语也不例外。汉泰语的双及物结构可以分为双宾结构（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没有介词）和与格结构（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由一个介词连接）两种。关于双及物结构的研究，也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尤其汉泰语中双宾结构的对比研究。研究中，比较强调两者之间在结构上的差异，并认为这种差异是泰国汉语学习者使用双及物结构时产生各种类型的偏误的主要原因，例如：

杨桂兰（2012）认为汉语和泰语中，双宾结构的使用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杨文专门对常常出现在两种语言的双宾结构中的一个词语进行比较，即“给”与“ໃໝ່ hai^{s1}”之间的异同。她认为泰语“ໃໝ່ hai^{s1}”带的双宾结构因表示多个语义而导致泰国学生在使用双宾结构时出现很多偏误。后来，杨文还专门对汉泰语双宾语动宾结构的语法特征进行比较，她认为两种语言的双宾语结构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甚至能够在两个宾语之间“插入”其他成分，那就是介词“给”（参考杨桂兰，2021）。曼丝雨（2016）从三个平面解释汉泰语双宾结构的异同。即语义上，汉语中的双宾动词比泰语中的双宾动词更多；句法上，汉泰语双宾结构的语序位置是相反的；语用上，因为宾语的语序位置不同，所以在信息传递上也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只能用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即对比结果只能告诉我们两种语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但是无法解释清楚背后的原因。为了解释汉泰语双及物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那就是“语言类型学”视角。即在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人类语言共性来解释汉泰语双及物结构的形成。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从语言类型学这一新的角度出发，试图通过使用“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语言象似性原则”两条语言共性来探讨汉泰语双及物结构，以揭示这几条人类语言共性与汉泰语双及物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仅能够扩大汉泰语对比研究的研究范围，而且也可以促进汉语和泰语教学的发展。即我们“可以把语言类型学作为基础理论，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高顺全，2017:1626）。本研究的研究范围是集中讨论汉泰语双及物结构中表示“给予”意义的类型或所谓的“给予类”，文中以相关文献中出现的例句以及自造的例句为佐证。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另外还通过对比分析方法来描写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异同。

二、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基本介绍

汉语语言学界很早就注意到双及物结构（或双宾式）。从形式上看，双及物结构主要包括一个双及物动词和两个宾语。张伯江（1999）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对双及物结构进行分析。张文尝试使用所谓的“格式语法”的观念探讨该结构，并认为汉语的“V+N1+N2”结构能够用来表示“有意的给予性转移”的语义，也叫做“语义核心”。例如动词“分”的本义本来是没有包含给予意义的，但是在“单位分了我一套房子”这样的结构中，却能理解为“单位‘给’了我一套房子”这样的给予意义等。双及物结构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其中，表“给予”意义的或者叫做“给予类”是最典型的，而且也是儿童最早习得的类型。另外，从分布上看，表给予意义的双及物结构也是占优势的。所以“‘给予’意义是双及物式的基本语义”（张伯江，1999:176）。此外，刘丹青（2001）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上对双及物结构进行分析。他认为这种结构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但双宾式却并不是人类语言的共有结构，甚至不是优势句式”（刘丹青，2001:387）。文中，刘文也只对表示给予义的双及物结构进行考察，他认为给予类句式是双及物结构的原型。不仅如此，部分学者还对汉-外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进行探讨，发现两者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如陆丙甫、罗天华（2009）指出，汉语的“我给他一本书”、“我给一本书给他”分别对应于英语的“*I give him a book*”、“*I give a book to him*”等。

在泰语语法系统中，双及物结构也可以分为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泰语的双宾句叫‘ประโยคการิต หรือเรียกว่า ประโยคกรรม’”（杨桂兰，2012:154）。关于汉泰语双及物结构的对比研究也是近几年被学者们注意到的，其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也是常常被首先提到的。例如：

- (1) 泰 : สอน ภาษาจีน เขาย
 so:n²¹⁵ pʰa:³³sa:²¹⁵ci:n³³ kʰau²¹⁵
 教 汉语 他
 汉译 : 教他汉语。
 (引自杨桂兰, 2021:80)



(2) 泰 : ฉัน แบ่งปัน ขนม ให้ พວกเด็ก
 c^han²¹⁵ bε:^η²²pan³³ k^ha²²nom²¹⁵ hai⁵¹ p^huak⁵¹dek²²

汉译：我给孩子们分配点心。
 (引自杨桂兰, 2012:154)

例 1-2 中，两个句子的谓语中心词“สอน sɔ:n²¹⁵（教）”、“แบ่งปัน bε:^η²²pan³³（分配）”都属于“给予”意义类型，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都是施事通过表示给予意义的这些动作行为使某种物体或事物转移到接受者”。例 1 中，“สอนภาษาจีนมา sɔ:n²¹⁵p^ha:³³sa:²¹⁵ci:n³³k^hau²¹⁵”属于双宾结构的表达法，即结构中包括一个双及物动词和两个宾语，而且两个宾语也连接在一起，中间没有其他成分。例 2 中，“ฉันแบ่งปันขนมให้พວกเด็ก c^han²¹⁵bε:^η²²pan³³k^ha²²nom²¹⁵hai⁵¹p^huak⁵¹dek²²”属于与格结构的表达法，即结构中包括一个双及物动词和两个宾语，但两个宾语并没有连接在一起，中间还出现一个连接成分。从句法上看，因为在双宾结构中，汉语和泰语两个宾语的语序位置完全相反，即汉语双宾结构中，“间接宾语前置于直接宾语”；泰语双宾结构中，“间接宾语后置于直接宾语”。这种语序差异的问题就是泰国学习者的一个学习难点。如 *“我明天再告诉吃饭地址”、*“情人节没办法送给礼物”中的间接宾语的遗漏偏误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泰国学习者受母语干扰而造出来的错句（参考曼丝雨, 2016）。

笔者认为以上的对比研究的结果能帮助我们发现汉语和泰语的双及物结构之间的异同，尤其比较重视两者的不同之处，以用来强调泰国汉语学习者注意。然而，这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或为了使得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不断加深，我们还可能从人类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尤其“语言共性”对汉泰语双及物结构进行分析。除了能够让我们了解两者的异同外，还让我们能够解释使得两者不同的原因。本次研究主要以表示给予意义的双及物结构，即“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为主要观察对象。

首先要说明的是双及物结构形式的选取，即根据刘丹青（2001）对汉语（普通话及方言）双及物结构的句法形式进行考察，发现了四种句法形式，包括①“给他书”（双宾 A 式）；②“给书他”（双宾 B 式）；③“送书给他”（介宾补语式）以及④“送给他书”（复合词式）。前三者是本次研究将要对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进行分析的主要句法形式。

那么，人类的各种语言现象的形成一般都能使用“语言经济性”和“语言象似性”来解释的。换言之，“语言经济性”和“语言象似性”是用来解释不同语言的语言现象产生的重要理论。“语言结构是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互相竞争的产物”（沈家煊, 1993:5）。

下面笔者将在“语言经济性”和“语言象似性”的基础上，对汉语和泰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进行考察与分析。



三、从“语言经济性”论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

经济性原则对人类语言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所以存在于不同语言中的语言结构也不是无限的。经济性原则与人类语言的关系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们能够使用相同的语言结构或语言形式来表示多个语义。或者根据使用频率的增高，在某一个特定的语境下，我们会使用简短的语言形式，也就是把语言结构中的某一个部分（往往是已知信息）省略而不说。下面我们将所列举的语言现象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经济性原则是如何影响到我们人类语言的形成的。

- (3) a. 校长见了一次家长，班主任也见了一次家长。
b. 校长和班主任分别见了一次家长。

(引自刘丹青，2014:388)

从例 3 来看，例 3a 中使用了两个小句分别对两个主语“校长”和“班主任”的行为进行陈述。而例 3b 中只使用一个小句来说明这两个事件，即把“校长”和“班主任”结合为并列结构，然后充当一个小句的主语。相对来说，例 3b 的形成是受经济性原则的影响的。

那么，汉语和泰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中，是否能够使用经济性原则来解释，请看下面的例句：

- (5) a. 买一张邮票给他
* b. 买一张邮票他
c. 买 一 张 邮 票 分 渠 我
买 一 张 邮 票 给 我
d. 买 张 邮 票 渠 我
买 一 张 邮 票 给 我
- (汉语普通话)
(汉语普通话)
(连城话)
(连城话)

(引自刘丹青 2001:392)

- (6) a. 找我钱
ท่อน เเงิน ให้ ฉัน
tʰɔ:n³³ n̥ɛ:n³³ hai⁵¹ cʰan²¹⁵
找 钱 给 我
b. 找我钱
ท่อน เเงิน ฉัน
tʰɔ:n³³ n̥ɛ:n³³ cʰan²¹⁵
找 钱 我

(引自杨桂兰，2021:80)

刘丹青（2001）认为在各种双及物结构中，经济性原则对“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的结构具有直接影响。亦即“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是经济性原则的体现。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来自与格结构（介宾补语句）的省略。但这种省略方式只在一些语言中存在的，如从例 5a-b 上看，汉语普通话中能说“买一张邮票给我”（与格结构），但不能说“*买一张邮票我”（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通过对汉语普通话及方言进行考察，刘丹青先生发现连城话等的双及物结构可以从与格结构，即“动词+直接宾语+介词（大多是给予义动词兼介词）+间接宾语”转换成“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结构。如例 5c-d 所示，在连城话中“买一张邮票分渠”（与格结构）能说成“买一张邮票渠”（双宾结构），这样从与格结构就变成了“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但是介词的省略也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当间接宾语不是人称代词一类简短形式时，这个给予动词是不可省的”（刘丹青，2001:392）。也就是说，间接宾语只有在简短形式的情况下才能省略（后面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接着看泰语的双及物结构。杨桂兰（2021）也注意到泰语的双及物结构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语言现象。但杨文的观点与刘丹青先生的恰恰相反。如例 6a-b 所示，她认为“thon gen chon t̥ɔ:n³³ŋø:n³³ ch̥an²¹⁵”并不是从“thon gen i̥e chon t̥ɔ:n³³ŋø:n³³hai⁵¹ch̥an²¹⁵”中的“i̥e hai⁵¹”被省略的结果，而“thon gen i̥e chon t̥ɔ:n³³ŋø:n³³hai⁵¹ch̥an²¹⁵”中的“i̥e hai⁵¹”是可以插入在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之间的可有可无的一个介词。

笔者更倾向于认同刘丹青先生的观点。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跟所观察的语言的数量有关，即刘文是通过观察很多语言双及物结构的形成之后才得出这样的观点的，而杨文只对汉语普通话和泰语的双及物结构进行考察，并认为泰语中存在的这种语言现象是个特殊形式，其实不然；另一方面，刘文的观点能使用人类具有的语言共性，即经济性原则来解释，而杨文的观点反而违背了经济性原则。除此之外，若我们考察更多的泰语双及物结构的实例，我们还会发现与格结构在泰语中的分布更广，既能用于书面语中，也能用于口语中。而“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的分布更窄一些，一般只出现在口语中。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分布较广的语言结构意味着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较少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而分布较窄的语言结构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如前面刘丹青先生所提到的，即与格结构变成“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的前提条件是间接宾语必须是简短形式，句子才能成立。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泰语的“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进行考察，例如：

- (7) a. มอบ 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ให้ นักเรียน
mo:b⁵¹ t̥un³³ka:n³³suik²²sa:²⁴ hai⁵¹ nak⁴⁵rian³³
颁发 奖学金 给 学生
(为学生颁发奖学金)
- b. มอบ 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ให้ นักเรียนดีเด่นประจำ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65
mo:b⁵¹ t̥un³³ka:n³³suik²²sa:²¹⁵ hai⁵¹ nak⁴⁵rian³³di:³³den²²pra:²²cam³³pi:³³ka:n³³suik²²sa:²¹⁵ 2565
颁发 奖学金 给 2022 学年优秀学生
(为 2022 学年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
- c. มอบ 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นักเรียน
mo:b⁵¹ t̥un³³ka:n³³suik²²sa:²¹⁵ nak⁴⁵rian³³
颁发 奖学金 学生
(为学生颁发奖学金)
- d. มอบ 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นักเรียนดีเด่นประจำ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65
mo:b⁵¹ t̥un³³ka:n³³suik²²sa:²¹⁵ nak⁴⁵rian³³di:³³den²²pra:²²cam³³pi:³³ka:n³³suik²²sa:²¹⁵ 2565
颁发 奖学金 2022 学年优秀学生
(为 2022 学年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 或 颁发的是 2022 学年优秀学生奖学金)
(自造例句)



从以上的例 7a-d 来看，在使用泰语的与格结构时，无论间接宾语多么长或多么复杂，句子都能成立，而且也不会产生歧义。但当我们省略了给予义兼介词“ໃໝ່ hai⁵¹”，而使用“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时，句子虽然成立，但是还会产生歧义。先看例 7a-b，无论间接宾语是由简短形式（例 7a 中的 นักเรียน nak⁴⁵rian³³）充当，还是由更复杂形式（例 7b 中的 นักเรียนดีเด่นประจำ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65 nak⁴⁵rian³³ di:³³den²² pra:²²cam³³pi:³³ka:n³³suk²²sa:²¹⁵ 2565）充当，两个结构都能成立，而且它们表达的意义也是相同的。再看例 7c-d，当间接宾语只是一个简短形式（例 7c 中的 นักเรียน nak⁴⁵rian³³）时，“ໃໝ່ hai⁵¹”被省略了也不影响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含义，即“主语有意把奖学金通过颁发的方式转让给学生”。但是，当间接宾语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例 7d 中的 นักเรียนดีเด่นประจำปีการศึกษา 2565 nak⁴⁵rian³³ di:³³ den²² pra:²² cam³³pi:³³ka:n³³suk²²sa:²¹⁵ 2565），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可能不仅是“有意的给予性转移”的语义，而是还能把整个间接宾语看作直接宾语“ทุนการศึกษา ทุน³³ka:n³³suk²²sa:²¹⁵（奖学金）”的一个定语，即“2022 学年优秀学生”只是“奖学金”的种类。这样，例 7d 就产生了歧义。即既能表示“主语有意把奖学金通过颁发的方式转让给学生”之义，也能表示“颁发“2022 学年优秀学生”（表示奖学金的种类）奖学金”之义。

可见，与格结构中因为使用像“ໃໝ່ hai⁵¹”这样的词来介引间接宾语成分，所以间接宾语是很少受到限制，甚至没有限制的；而“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中，因为缺少了像“ໃໝ່ hai⁵¹”这样的词语来引导，所以间接宾语受到了限制。

总的来说，经济性原则对给予类双及物结构具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泰语双宾结构，即“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是与格结构“动词+直接宾语+介词+间接宾语”结构因受到经济性原则的影响而形成的结果。另外，从以上的比较来看，泰语的双宾结构更能清楚地反映经济性原则与双及物结构之间的关系。而汉语普通话的与格结构中，一般不能省略介词。背后原因可能是因为该结构受“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距离-标志对应律”¹等其他语言共性所引起的。

四、从“语言象似性”论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

除了经济性原则外，象似性原则对人类语言的形式也有很大的影响。所谓的“象似性”指的是“交际功能编码形式之间的某种一致性”（陆丙甫、金立鑫，2015:246）。一种语言现象的形成可能是跟一条或多条象似性原则有关。陆丙甫、金立鑫（2015）提到了六大象似性：声音象似性、复杂度象似性（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语义距离象似性、可别度领先象似性以及功能-形式共变律。

那么，我们认为汉语和泰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形成可以使用可别度领先象似性与语义距离象似性来解释的。请看下面的例句：

¹ “距离-标志对应律”是由“距离-标记对应律”改名而来的。这条语言共性主要用来说明附加语与核心的距离对话法标记的需要的问题，即“一个附加语离核心越远，越需要添加表示它跟核心之间语义关系的显性标记（陆丙甫，2004:3）



(8)a. 我送他一本书。

b. 我送一本书给他。

(引自陆丙甫, 2020:124)

(双宾结构-可别度领先象似性)

(与格结构-语义距离象似性)

(9) a. ດັນ ໄທ້ ພັນສືວ ເຂາ
c^han²¹⁵ hai⁵¹ nap²¹⁵sui²¹⁵ k^ha²¹⁵
我 送 书 他
我送他书。b. ດັນ ໄທ້ ພັນສືວ ແກ² ເຂາ
c^han²¹⁵ hai⁵¹ nap²⁴s u²¹⁵ ke²² k^ha²¹⁵
我 送 书 给 他
我送书给他。

(自造例句)

例 8a-b 分别表示汉语的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例 8a 中，“我送他一本书”是由“主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组成的。其中，动词后面的两个宾语的排列顺序符合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

所谓的“可别度领先象似性”指的是“所指对象越是容易确定的成分，在语流中越是先出现（陆丙甫, 2020）”。简单来说，“他”是一个人称代词，用来代替名词。以代词的定义来看，它只能在我们认识到了某一个人或事物的存在，如人名、物名等的情况下，然后才能用它来代替前面被提到过的名词。所以代词的可别度比名词更高，是已知信息或旧信息，其位置应该在前面。而“一本书”的可别度更低，是未知信息或新信息，所以其位置在后面。例 8b 中，“我送一本书给他”是由“主语+动词+直接宾语+介词+间接宾语”组成的。其中，动词后面的两个宾语的排列顺序符合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所谓的“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是指“结构距离近远反映了语义关系的近远（陆丙甫, 2020）”。简单来说，直接宾语的语义与核心动词的关系比间接宾语更密切，所以把“一本书”放在核心动词的后面，然后把“他”放在更远的位置。此外，在间接宾语“他”前面还加上了介词“给”，用来拉近动词与间接宾语之间的距离，这是一种“距离-标志对应律”（陆丙甫, 2004）。

例 9a-b 分别表示泰语的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例 9a 中，“ດັນໃຫ້ພັນສືວເຂາ c^han²¹⁵hai⁵¹nap²¹⁵sui²¹⁵k^ha^{215”} 是由“主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组成的；例 9b 中，“ດັນໃຫ້ພັນສືວແກ່ເຂາ c^han²¹⁵hai⁵¹nap²¹⁵sui²¹⁵ke²²k^ha^{215”} 是由“主语+动词+直接宾语+介词+间接宾语”组成的。两个结构中，动词后面的两个宾语的排列顺序都符合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而违背了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即我们认为例 9a 是例 9b 的省略形式，是经济性原则带来的结果。

那么，从例 8-9 来看，汉语和泰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第一个共同点是都存在与格结构。因为与双宾结构相比，与格结构的使用更普遍。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来看，与格结构的使用更普遍的原因在于一些语言的动词后面不能带两个宾语的，所以这些语言中的双及物结构只能用与格结构来表达。

² 在《泰国皇家语言研究院泰语词典》中，“ແກ່ ke²²”是个多义词。在例 9b 中出现的“ແກ່ ke²²”是一个介词，可与汉语介词“给”对应，用来引进间接宾语。与“给”稍微不同的是“ແກ່ ke²²”出现的语境。即一般出在给予者的身份比接受者的身份高的场合。



(参考刘丹青, 2017:61)。接着, 汉语和泰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第二个共同点是都存在双宾结构。虽然两者的双宾结构中,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语序不同, 但是无论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在哪个位置, 我们都是能使用人类语言共性来解释。即“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使得间接宾语靠前, 直接宾语靠后; “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使得直接宾语靠前(与动词的距离最近), 间接宾语靠后。在汉语(或泰语)的教学过程当中, 若能够使用简单的话将这些理论知识传达给泰国(或中国)学生, 让他们真正理解这些知识之后再把它们背下来, 我们认为这样的教学方法更有好处。即不仅能够让学生理解自己母语的语法结构, 而且还能让他们理解二语语法结构之所以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最后, 既然谈到了教学方面, 那么就应该讨论一下关于泰国学习者汉语双及物结构的偏误问题。例如:

(10)*我明天再告诉吃饭地址。

应改为

我明天再告诉他们吃饭地址。

(引自曼丝雨, 2012:35)

从例 10 来看, 以上的偏误类型属于“遗漏”类。泰国学生产生这样的偏误是受母语所引起的。这里所说的遗漏是指句中缺少了指人的间接宾语的成分。

接下来, 我们将解释一下母语是如何使泰国学生产生这样的偏误的。

(11) a. บอก	ที่ (พิกัด)	กินข้าว		
บอก	ที่ ^{i:51} (位置)	กิน ³³ ข้าว ⁵¹		
(告诉你吃饭地址)				
b. บอก	ที่ (พิกัด)	กินข้าว	(กับ)	ເຮືອ
บอก	ที่ ^{i:51} (位置)	กิน ³³ ข้าว ⁵¹	(kab ²²)	ທ່ອ ³³
(告诉你吃饭地址)				

例 11a 是我们将例 10 中的“告诉吃饭地址”翻译成泰语的。如果说学生使用“告诉吃饭地址”, 即“动+宾语(直接宾语)”结构而遗漏了间接宾语成分是受泰语所影响的,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继续分析。在泰语中, 的确能将与格结构中或双宾结构中的间接宾语省略不说, 但要在特定的语境下才能使用的。如“บอกที่กินข้าว bɔ:k²²thi:⁵¹kin³³kha:w⁵¹ (告诉你吃饭地址)”或“บอกชื่อร้าน bɔ:k²² chuu:w⁵¹ra:n⁴⁵ (告诉你餐厅的名字)”的使用场合必须是在说话人知道对方是谁的, 亦即对方是已知信息。若从人类语言共性来看, 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省略现象是受经济性原则的影响的。但由于汉语中的双宾结构在这个方面没有受到经济性原则的影响, 即“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中无论间接宾语是新信息还是旧信息都不能省略间接宾语。这告诉我们, 语言共性对不同语言的影响还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在教学当中, 教师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五、结语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不同语言使用不同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个语义这样的语言现象只是表面上的差异的。通过对大量语言的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考察，发现在人类语言中存在着所谓的“语言共性”。那么，从语言共性看汉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语言共性对语言形式的影响的一个实例。即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语序主要与可别度领先象似性原则、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关；泰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语序主要与语义距离象似性原则有关。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能够理解这些语言共性的存在，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和传统的对比法联系起来，就能够获得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并且能运用到汉语或泰语教学中。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或未来有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像“*น้ำซ้ายบอกหวานเรื่องเขาจะขายร้าน* nam⁴⁵c^{hai}³³b^{ɔ:k}²²la:n²¹⁵rwa:^ŋ⁵¹k^hau²¹⁵ca²²k^ha:i²¹⁵ra:n⁴⁵（南猜将告诉侄儿他将卖店的事情）³”是由“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组成的双宾结构。这是泰语双宾语结构中的一个特例，该语言现象的产生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戴浩一.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 [J]. 国外语言学, 1988, (1): 10–20.
- 高顺全. 语序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框式介词习得偏误研究——以“在……上”为例. [J]. 海外华文教育, 2017, (12): 1626–1635.
- 刘丹青. 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 [J]. 中国语文, 2001, (5): 387–398+479.
- 刘丹青. 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 [J]. 中国语文, 2014, (5): 387–401+479.
- 刘丹青. 语言类型学. [M]. 上海: 中西书局出版社, 2017.
- 陆丙甫. 作为一条语言共性的“距离-标记对应律”. [J]. 中国语文, 2004, (1): 3–15+95.
- 陆丙甫. 作为语义—语用互动结果的语法形式. [C]. 见: 卢英顺, 陈振宇, 编. 胡裕树先生 100 周年诞辰纪念文集.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115–138.
- 陆丙甫、金立鑫. 语言类型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陆丙甫、罗天华. 中国境内语言的双及物结构语序. [J]. 汉藏语学报, 2009, (3): 56–70.
- 曼丝雨. 汉泰语双宾语结构比较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D], 广西: 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16.
-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 (1): 2–8+80.
- 杨桂兰. 汉泰语言中的双宾语结构对比研究. [J]. 现代语文, 2012, (8): 153–154+161.
- 杨桂兰. 汉泰语双宾语动宾结构语法特征比较. [J]. 时代报告, 2021, (3): 80–81.

³ 曼丝雨 (2012) 注意到泰语双宾语结构中，如果直接宾语是定中结构，而“定”成分是由动词短语或者主谓结构充当的，直接宾语就会置于间接宾语的后面。



张伯江.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J]. 中国语文, 1999, (3): 175–184.

泰国皇家语言研究院. 《泰国皇家语言研究院泰语词典》. [Online],
<https://dictionary.orst.go.th>, 2023/2/01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SUPIDCHAYA AMKID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 R. China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ddress (地址) :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5 Xuey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